

言文
對照

古文觀止

上海廣益書局印行

言文

古文觀止

卷十二

送天台陳庭學序

宋 濂

西南山水惟川蜀最奇。

提一句作一篇之冒

然去中州萬里。陸有劔閣棧。殘上道之險。

一水難

有瞿唐灘。

行瀕預

之虞。

難二

跨馬行。則竹閒山高者。累旬日不見其巔際。臨上而

俯視。絕壑萬仞。杳莫測其所窮。肝膽為之掉擗。

上陸行之難

水行則江石悍利。波

惡渦。

窩

詭舟一失。尺寸勢輒靡。碎土沉下。飽魚鼈。

水行之難

其難至如此。

一筆總領

故非仕

有力者。不可以遊。非材有文者。縱遊無所得。非壯彊者。多老死於其地。

極言遊歷之難。句句

伏下

嗜奇之士恨焉。

應奇字類注

天台陳君庭學。能為詩。

材有文

由中書左司掾。

視掾屬官屬

從大將北征。有勞。擢四川都指揮司照磨。

任有力

由水道至成都。成都川蜀之要

地。揚子雲。司馬相如。諸葛武侯。

皆成都人

之所居。英雄俊傑。戰攻駐守之迹。詩人文

士。遊眺飲射。賦詠歌呼之所。

述成都人物形勝。思致動

庭學無不歷覽。

無處不遊

既覽。則發為詩。

以紀其景物時世之變。

遊有所得

於是其詩益工。

挽能為詩一筆遊歷

越三年。以例自免歸。

壯彊不老死

會子於京師。其氣愈充。其語愈壯。其志意愈高。蓋得於山水之助者侈矣。山水一應

予甚自愧。方予少時。嘗有志於出遊天下。顧以學未成而不暇。非材有文及年壯可

出而四方兵起。無所投足。非仕有力逮今聖主興而宇內定。極海之際。合為一家。而

予齒益加耄矣。非壯強欲如庭學之遊。尚可得乎。收轉庭學一句下又推開然吾聞古之賢士。若

顏回原憲。皆坐守陋室。蓬蒿沒戶。而志意常充。然有若囊括於天地者。此其故

何也。得無有出於山水之外者乎。勘進一層山水再應庭學其試歸而求焉。苟有所得。則以

告予。予將不一愧而已也。應愧字結

評語

先敘遊蜀之難。引起庭學之能遊。是正文。繼敘己之不能遊。與前作反觀。末更推進一步。起伏應合。如峯迴路轉。真神明變化之筆。

演白

西南山水。只有四川最奇。然而離開河南幾萬里。陸路有劍閣棧道的危險。水路有瞿塘峽。滪瀨堆的憂慮。騎馬走那竹林中間。山嶺高峻的。走了十多天。不見他山嶺的邊際。到上面朝下一望。極險的小壑。有幾萬尺深。杳杳冥冥的。不能測度他的窮盡。肝膽為他戰栗。水路上走。那江裏石頭凶悍尖利。波浪險惡。水勢不順。船一失了勢。一尺一寸。都要粉碎。泥沉到下面。飽魚鼈的腹。這難走的。竟到這樣。所以不是做官有

力量的不能去遊，不是材情有文采的，即使去遊，也不能有所得，不是強壯的人，多老死在這塊地方，好奇的士子，很恨在這上呢。天台陳君庭學，能夠做詩，從中書省左司掾，屢次跟大將北征，有功勞，升四川都指揮使，照磨，從水路到成都，成都都是四川的要地，揚子雲、司馬相如、諸葛武侯的所住，英雄豪傑戰爭攻伐，駐防守禦的遺跡，詩人文士遊覽，眺望，飲酒，射箭，賦詩，吟咏，歌唱，歡呼的地方，庭學沒有不到處游覽，既經遊覽，必定發揮在詩上，拿來記這景物時世的變化，那麼他的詩愈加工正，隔了三年，援例自免歸來，碰着吾在京師，他的氣愈加充盛，他的說話愈加雄壯，他的志氣愈加高尚，大約得益在山水的幫助，是很多的，吾很自己慚愧，當吾年輕時，曾經有志要出去遊歷天下，但因學業未成，沒有空閒時候，到了壯年，可以出去，却是四方兵起，沒有插足的地方，到現在聖主興起，天下平定，盡四海之內，合做一家，却是吾的年紀老了，想要照庭學的游歷，還能夠麼？然而吾聽說古時的賢士，像顏淵、原憲的一等人，都坐守陋室裏，蓬蒿沒他的門戶，卻是志氣常常很充然的，像能夠包括天地的，這個原因，是在那裏呢？也許有出在山水的外面麼？庭學可以歸去試做試做，在這上面求他，如果有所得，便拿來告訴我，我也可以不是一愧到底了。

閱江樓記

宋 濂

金陵為帝王之州

金陵即江南江寧府

自六朝迄於南唐類皆偏據一方無以應山川之王

氣

六朝謂東晉宋齊梁陳五代時徐知誥號為南唐

建我皇帝定鼎於茲始足以當之由是聖教所暨罔聞朔

南

暨及也朔南朔北與極南之地也禹貢朔南暨聲教訖於四海

存神穆清與天同體雖一豫一遊亦可為天下後世

法

二句是立言本旨

京城之西北有獅子山自盧龍蜿蜒而來長江如虹貫蟠遠其下

山名蜿蜒龍屈伸貌虹蟠蟠也

上以其地雄勝詔建樓於巔

先點作樓

與民同遊觀之樂遂錫嘉名為閱

江云

次點樓名以上敘事

登覽之頃萬象森列千載之秘一旦軒豁豈非天造地設以俟夫

一統之君而開千萬世之偉觀者歟

登高一呼氣勢雄潤

當風日清美法駕幸臨升其崇椒

凭

平 闌遙矚

竹山巔曰椒矚視之幸也

必悠然而動遐思

一思字生下許多思字

見江漢之朝宗諸侯之述職

城池之高深關阨之嚴固

諸侯春見天子曰朝夏見曰宗小雅沔被流水朝宗於海言流水亦知所向也

必曰此朕櫛風沐雨戰勝

攻取之所致也中夏之廣益思有以保之

一段思有以懷諸侯

見風波之浩蕩風帆之上下

番舶

白

接跡而來庭蠻琛

丑森切

聯肩而入貢

船海中大大船琛寶也

必曰此朕德綏威服豐及

內外之所及也四陲之遠益思有以柔之

一段思有以柔遠人

見兩岸之間四郊之上耕人

有災膚輶

均

足之煩農女有將

驚入聲

柔行饁之勤

戰足拆凍裂將取也饁音葉饋也

必曰此朕拔諸

水火而登於衽席者也。萬方之民，益思有以安之。

一段思有以字庶民。從聞字注一觸思字發出三大段議論體裁宏遠

類而思不一而足。臣知斯樓之建，皇上所以發舒精神，因物興感，無不寓其郅

治之思，奚止閨夫長江而已哉？

一總文勢開宕

彼臨春結綺，

非不華矣。齊雲落星，非不

高矣。

臨春結綺齊雲落星皆古樓名

不過樂管絃之淫響，藏燕趙之艷姬，不旋踵間，而感慨係之臣

不知其為何說也。

又歎前代所建之樓以寓感慨意

雖然，長江發源岷

民

山，

岷山在蜀

委蛇

移

七千餘里而

入海，白涌碧翻，六朝之時，往往倚之為天塹。

蘇去聲應篇首

今則南北一家，視為安流。

無所事乎戰爭矣。

前從聞字上注想此又從江字上點綴筆無滲漏

然則果誰之力歟？

呼一句承上呼下

逢掖之士，

逢掖大衣也儒行邱

少居魯衣逢掖之衣

有登斯樓而閱斯江者，當思聖德如天，蕩蕩難名，與神禹疏鑿之功。

同一罔極。

可謂贊揚之至

忠君報上之心，其有不油然而興耶？

既頌君又諷臣意極周匝得體

臣不敏，奉旨撰

記，欲上推宵旰。

乾

圖治之功者，勒諸貞珉。

民珉石之異者

他若留連光景之解，皆畧而

不陳，懼褻也。

結又補出此意何等鄭重



奉旨撰記，故篇中多規頌之言，而為莊重之體。真臺閣應制文字。明初朝廷大制作，皆出先生之手，洵堪稱為一代詞宗。

演白

金陵是帝王的住處，從六朝到南唐，大概都偏居一方，不能相應山川的王氣。到了我朝皇帝，建都在這裏，方纔能夠當他從此風聲教化所到的地方，不分南方北方，心神所注，和穆清高和天一樣。雖是一件樂事，一種遊散，也可以做天下後世的模範。京城的西北有個獅子山，從盧龍蛇蟠到這裏，長江像虹一般的橫貫盤曲環繞他的下面。皇上因這地方形勢雄勝，詔諭築樓在山巔，和百姓同游觀的快活，就此賜一個嘉名，叫「閱江」。呢，登臨遊覽的時候，萬千氣象森然布列，千年來的秘密一天裏軒豁顯露，豈不是天造地設拿來等那一統的君主，開闢千萬世大觀的麼？當那風日清美，御駕到來，升到這山巔，靠了欄干，遠望出去，必定悠然的要動深遠的思想。看見江漢的運到海裏，諸侯的敘述自己職守城池的高深關塞的嚴固，必定說道：「這是我的風梳髮，雨沐頭，戰勝攻克所得到的代價呢。」中國的廣大，愈加想拿來保存他，看見波浪的浩浩蕩蕩，風帆的上下，外國船隻相連的來朝見，蠻貊的寶貝聯肩的進貢，必定說道：「這是我的德行安他，威嚴服他，延及內外所到的地方呢。」四疆的遼遠，愈加想拿來柔服他，看見兩岸的中間，四野的上面，種田人有肌膚經太陽薰炙，腳受寒冷圻烈的煩勞，農家婦女有採桑送飯的勤勞，必定說道：「這是我把他們提拔在水火中間，去登那被席上的安逸呢。」萬方的百姓，愈加想拿來安甯他，觸類旁通的思索，不止一樣。臣知道這個樓的建築，皇上所以用來發舒精神，因了物類。

興起感想，沒有不寄寓求治的思想。豈止看那長江就罷了，那臨春、結綺的樓，不能不算他華麗了；齊雲、落星的樓，不能不算他高了；不過他們的樓，只聚了管絃的淫蕩聲音，藏了燕趙的妖艷姬人，不多幾時，就煙消火滅，感慨隨他發生了。吾不知道他們有什麼說法呢？雖是這樣，長江發源岷山，曲曲折折的行，行了七千多里，纔入海，白浪洶湧，碧波翻騰，六朝的時候，往往靠了他做天然的險要，現在卻南北一家，看做安流，沒有用事在戰爭了；那麼，果真是誰的力量呢？著了儒服大衣的士子，有登這個樓去望這個江的，應當想聖德像天一樣，蕩蕩乎的不能形容，和神禹疏通開鑿的功勞一樣，沒有窮盡。忠君報上的心，怎能不油然而興起麼？臣愚笨得很，奉旨做這篇記，想推求皇上日夜圖治功勞的，刻在美石上面，至於那流連盤桓風物景緻的說話，都略去不說，恐怕褻瀆呢。

司馬季主論卜

劉基

東陵侯既廢，過司馬季主而卜焉。

邵平為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種瓜，長安城東司馬季主，漢時善卜者。

季主曰：君侯何

卜也？東陵侯曰：久卧者思起，久蟄者思啟，久憊者思甦。

帝。蟄伏藏也。憊煩悶也。甦，塞噴嚏。三句喻廢久則思用。

聞之，蓄極則洩，悶極則達，熱極則風，壅極則通。一冬一春，靡屈不伸，一起一伏。

無往不復。

六句喻廢，杜則必用。

僕竊有疑，願受教焉。

當復用而終不用，故疑而欲卜。

季主曰：若是，則君侯已喻之。

矣。又何卜焉。

卜以決疑。既已喻之。何待於卜。

東陵侯曰：僕未究其奧也。願先生卒教之。

不知之深難喻。猶疑何可卜。李

主乃言曰：嗚呼！天道何親？惟德之親。鬼神何靈？因人而靈。夫蒼、枯、草、也、龜、枯、骨、

也。物也。人靈於物者也。何不自聽而聽於物乎？

泛言不必卜之理。下乃轉入正旨。

且君侯何不思昔

者也有昔者必有今日。

昔者謂見用之日。今日謂處廢之時。思字應上三思字。應東陵知既廢之當用而不知既用之當廢也。李主默醒他全在此二句。

是故碎瓦

頽垣。昔日之歌樓舞館也。荒榛斷梗。昔日之瓊

誰

玉樹也。露蠶風蟬。昔日之

鳳笙龍笛也。鬼燐螢火。昔日之金缸華燭也。秋荼春薺。昔日之象白駝峰也。丹

楓白荻。昔日之蜀錦齊紈也。

燐鬼火象白駝峰皆美味。六段思今思昔現前指點何等醒快。

昔日之所無。今日有之。不為

過。

暗指昔廢今用者。

昔日之所有。今日無之。不為不足。

暗指昔用今廢者。

是故一晝一夜。華開者謝。

一春一秋。物故者新。激湍之下。必有深潭。高邱之下。必有浚谷。

句向與東陵之言相對。

君侯

亦知之矣。何以卜為。

應前作收緊。

通篇只說得一個循環道理。喚緊喚醒東陵處。全在「何不思昔者」一句。以下總發明此意。世之人類多時命之感。讀此可以曉然矣。

東陵侯既廢。到司馬季主地方去占卜。季主道：「君侯為什麼要占卜呢？」東

陵侯道：「睡得長久了。想起來。蟄伏長久的。想開通。煩昏長久的。想噴嚏。吾聽見說：『積

陵侯道：「睡得長久了。想起來。蟄伏長久的。想開通。煩昏長久的。想噴嚏。吾聽見說：『積

蓄過分，便要發泄，昏悶過分，便要通達，熱度太高，便要生風，壅塞過分，便要開放，一個冬季一個春天，沒有屈折不伸的，一起一伏，沒有去而不來的，吾暗地裏有點疑心，情願來請教。季主道：「這樣說來，君侯已是明白的了，還要什麼占卜呢？」東陵侯道：「吾沒有澈底明白，這奧妙，情願先生盡情的教導吾。」季主就說道：「咳！天道有什麼親近，只有道德是親近，鬼神有什麼靈感，靠了人才能有靈感，那著是枯草呢，龜是枯骨呢，彼此都是物呢，人比物靈的啊，為什麼不聽自己，卻聽在物呢？並且君侯何不去一想，以前的事情呢？有了以前的原因，必有今日的結果，所以碎瓦破牆，是以前的歌樓舞館呢？荒草斷梗，是以前的瓊甍富階，玉樹臨風呢？露裏的蠶，風中的蟬，是以前的鳳笙龍笛呢？鬼燐螢火，是以前的金缸華燭呢？秋天的苦菜，春天的甘菜，是以前象白駝峰的佳肴呢？紅的楓葉，白的荻花，是以前的蜀錦齊紈呢？以前的所沒有，現在有了，不算過分，以前的所有，現在沒有，不能算不足，所以一日一夜的循環，花開的謝去，一春一秋的時候，物類舊的變新，急流的下面，必定有深的潭水，高山的下面，必定有深的山谷，君侯也早已明白了，還要來占卜什麼呢？」

賣柑者言

劉基

杭有賣果者，善藏柑。涉寒暑不潰。會出之燁，然玉質而金色。剖其中乾若

敗絮。

需去聲。金玉其外敗絮其中。映銜外意。

予怪而問之曰。若所市於人者。將以實遷豆奉祭祀供賓

客乎。將銜外以惑愚瞽乎。甚矣哉。為欺也。

提出數字作主通篇俱從此發論。

賣者笑曰。吾業是有

年矣。吾業賴是以食。

奇。

吾軀吾售之人取之。未聞有言。而獨不足子所乎。世之

為欺者不寡矣。而獨我也乎。吾子未之思也。

欺世盜名。舉天下皆是下厯說居官之為欺者以實之。

今夫佩虎符

坐臯比。

皮者。臯比虎皮也。

怵怵乎干城之具也。果能授孫

臯。

吳

起。

之略耶。

武將。

幾大

冠。挖長紳者。昂昂乎廟堂之器也。果能建伊

尹。

臯

陶。

之業耶。

文臣欺。忽發二段大議論。文臣武將何處可置而

盜起而不知御。民困而不知救。吏奸而不知禁。法斁而不知修。坐糜廩粟而不

知恥。觀其坐高堂。騎大馬。醉醇醴而飲

於去聲。

肥鮮者。孰不巍巍乎可畏。赫赫乎

可象也。又何往而不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也哉。

承上二段細寫之借題罵世之文得此遂為酣暢。

予默默無以應。

退而思其言。類東方生滑稽之流。

滑稽說諧也。東方朔善說諧說滑稽。

豈其忿世嫉邪者耶。而託於柑

以諷耶。

結出立言之旨。

評

青田此言。為世人盜名者發。而借賣柑影喻。滿腔憤世之心。而以痛哭流涕出之。士之金

玉其外。而敗絮其中者。聞賣柑之言。亦可以少愧矣。

演白

杭州有個賣果的人極善收藏柑子，就是隔了寒暑也不壞，拿出來很是爆爛，有玉的質地，金的顏色，剖他的中間，乾燥像破敗的棉絮一樣。吾很奇怪，就問他道：『你所賣給人家的，打算拿來盛在蓮豆中，敬奉祭祀，供給賓客麼？還是顯耀外面，拿來欺瞞笨的人和盲目的人麼？』太過分了！你的欺心呢？賣柑的人笑道：『吾做這個行業多年了，吾靠他養活，吾的性命吾賣他，人家拿他，不曾聽說有什麼說話，卻單是不足你的方面麼？世上做欺心事情的不少了，卻單是我一個人麼？你沒有去想過呢？現在那佩了兵符，擁了車皮的人，一貌看去，像是國家干城的才具呢？但是他果然能夠授孫臏、吳起的謀略麼？戴了大冠，拖了長帶的，昂昂然的像是廟堂的大器呢？但是他果然能夠建立伊尹、皋陶的事業麼？盜賊起來，不知道抵禦；百姓困窮，不知道救濟；官吏奸險，不知道禁止；法律破壞，不知道治理；徒然耗了倉廩的米粟，卻不知道羞恥；看他的坐了高堂，騎了大馬，吃醉在醇醴的美酒，並且吃飽在肥壯鮮美的食品，那一個不巍巍的可怕赫赫的可形容呢？又那裏不是金玉他的外面，破敗棉絮他裏面的呢？現在你不到這上面考察，卻單來考察我，是什麼意思呢？』吾聽了這番話，竟默默的不能回答。退下來想他的說話，像是東方朔滑稽一流的人物，豈是他悲念世人痛恨流俗的人麼？卻寄託在柑子上，拿來諷世麼？

深慮論

方孝孺

慮天下者常圖其所難而忽其所易備其所可畏而遺其所不疑然而禍常發

於所忽之中而亂常起於不足疑之事豈其慮之未周與蓋慮之所能及者人

事之宜然而出於智力之所不及者天道也為人見側到天道當秦之世而滅諸侯

一天下而其心以為周之亡在乎諸侯之彊耳變封建而為郡縣方以為兵革

可不復用天子之位可以世守事人而不知漢帝起隴畝之中而卒亡秦之社稷

天道引漢懲秦之孤立於是大建庶孽而為諸侯以為同姓之親可以相繼而

無變事人而七國萌篡弑之謀景帝三年龜錯患七國強大請削諸侯郡縣吳王濞膠西王卬膠

宣以後稍破析之而分其勢以為無事矣事人而王莽卒移漢祚天道引光武之

懲哀平魏之懲漢晉之懲魏各懲其所由亡而為之備事人而其亡也蓋出於所

備之外漢魏晉一證唐太宗聞武氏之殺其子孫求於疑似之際而除之貞觀二十

祕記云唐三世之後女主武氏代有天下密問太史令李淳風祕記云信有之乎對曰臣仰觀天象俯察歷數

其人已在陛下宮中自今不過三十年當王天下殺唐子孫殆盡其兆既成矣上曰疑似者盡殺之何如人事而武

氏日侍其左右而不悟天道引唐宋太祖見五代方鎮之足以制其君盡釋其兵

權使力弱而易制事人而不知子孫卒困於敵國天道引此其人承皆有出人之智

蓋世之才其於治亂存亡之機思之詳而備之審矣慮切於此而禍興於彼終之亂亡者何哉

容跌

蓋智可以謀人而不可以謀天

總斷一筆應上天人二意開鎖甚緊

良醫之子多死

於病良巫之子多死於鬼豈工於活人而拙於謀子也哉

容跌

乃工於謀人而拙

於謀天也

又引巫醫以為不能深慮之喻尤見醒快

古之聖人知天下後世之變非智慮之所能周非法術

之所能制不敢肆其私謀詭計而唯積至誠用大德以結乎天心使天眷其德

若慈母之保赤子而不忍釋故其子孫雖有至愚不肖者足以亡國而天卒不

忍遽亡之此慮之遠者也

此段總說出工謀於天而能為深慮者一篇主意結穴在此

夫苟不能自結於天而欲以區

區之智籠絡當世之務而必後世之無危亡此理之所必無者而豈天道哉

反掉

作結尤見老法

評語

天道為智力之所不及然盡人事以合天心即天亦有可謀處此大歸到積至誠用大德正是祈天永命工夫古今之論天道人事者多得此乃見透快

演白

憂慮天下的人常常在難的方面着想卻忽略這容易的防備這可怕的卻漏下了這不疑心的然而禍患常常發生在所忽略的中間那擾亂常常起在不足疑心的事情豈是他的思慮沒有周到麼因為思慮所能及到的是人事的當然出在智力

所料不到的是天道呢。當秦朝時代，能夠滅亡諸侯，一統天下。秦的心裏，以為周朝的亡國，在乎諸侯的強盛罷了。變了封建制度，天下改做郡縣，方且以為兵革可以不再用。天子的位置，可以世代傳守，卻不知道漢高帝起在田野中間，到底亡了秦的國家。漢朝警戒秦的孤立，那麼大封子弟做諸侯，以為同姓的親近，可以世代繼續下去，沒有變亂了。卻不知道七國存了篡位弑君的謀劃。武帝宣帝後來，稍為削他的地方，去分他的勢力，以為可以沒有事情了。然而王莽到底奪了漢朝天下。光武帝警戒哀帝、平帝的禍患，魏國警戒漢朝的禍患，晉朝警戒魏國的禍患，各自警戒。這所以亡國的原因，拿來防備，卻是他的滅亡都出在所備的外面。唐太宗聽說姓武的女人將來要殺他的子孫，就求人在將信將疑的中間，去剪除他。卻是武后天天侍在他的左右，竟沒有覺悟。宋太祖見五代時候，各方藩鎮的能夠制他的國君，就盡釋他們的兵權，使力弱容易制服。卻不知道他的子孫到底被敵國窮困。這種人都有超出常人的聰明，冠蓋一代的才華，對於治亂存亡的幾微，想得詳細，並且防備周到了。但是他的憂慮，見到這裏，卻是禍患興在那邊，終究到擾亂滅亡的，是什麼道理呢？因為智識可以謀人事，卻不能拿來謀天事。良醫的兒子多數死在病裏，良巫的兒子都多數死在鬼裏，豈是會得治人，卻不能夠治自己的兒子麼？這就是會得謀人事，不能夠謀天事呢。古時的聖人知道天下後世的變動，不是智識憂慮的所能想到，不是法術的所能制服。

不敢放肆他的私謀詭計，只有積那至誠的心，用那重大的功德，拿來結合天心，使得天眷顧他的功德，像慈母的保護赤子，不忍放棄他，所以他的子孫雖有極笨不肖的，可以亡國，卻是天不忍叫他驟然亡國，這是憂慮中之遠大的呢？那如果不能自己結合天心，卻想拿小小的智識，牢籠連絡當代的事務，並且必定要後代的沒有危險滅亡，這是理上所必無的，就難道是天道麼？

豫讓論

方孝儒

士君子立身事主，既名知己，則當竭盡智謀，忠告善道，銷患於未形，保治於未然，俾身全而主安，生為名臣，死為上鬼，垂光百世，照耀簡策，斯為美也。（就正意論起）苟遇知己，不能扶危於未亂之先，而乃捐軀殞命於既敗之後，釣名沽譽，眩世炫俗，由君子觀之，皆所不取也。（暗貶豫讓一流人作一篇之旨）蓋嘗因而論之，豫讓臣事智伯，及趙襄子殺智伯，讓為之報讎。（趙襄子約韓魏大敗智伯，軍遂殺之，盡滅智氏之族，智伯之臣豫讓欲為之報讐）聲名烈烈，雖愚夫愚婦莫不知其為忠臣義士也。（寬一筆）嗚呼！讓之死，固忠矣，惜乎處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二句為一篇綱領）何也？觀其漆身吞炭，謂其友曰：「凡吾所為者，極難，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而懷二心者也。」謂非忠可乎？（初豫讓入襄子宮中，欲刺襄子，被獲，襄子義而舍之，讓又漆身為癩，吞炭為啞，行乞於市，其友曰：「以子之才，臣事趙

孟必得近幸子乃為所欲為顧不易耶讓曰既已委質為臣而又求殺之是二心也凡吾所為者極難耳然所以為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懷二心者也。申讓之死固忠句

及觀斬衣三躍

襄子責以不死於中行

杭

氏而獨死於智伯讓應曰中行氏以眾人待我我故以

眾人報之智伯以國士待我我故以國士報之即此而論讓有餘憾矣

襄子出豫讓伏於橋

下獲之襄子曰子不嘗仕范中行氏乎智伯滅范中行氏而子不為報讐反委質仕智伯智伯已死子獨何為報讐之深也讓曰范中行氏以眾人遇臣臣故眾人報之智伯以國士遇臣臣故國士報之襄子使兵環之讓曰今日之事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雖死不恨襄子義之持衣與讓讓拔劍三躍呼天擊之遂伏劍死申處死之道有未忠句

段規之事韓康任章之事魏獻未聞以國士待之也而規也章也力勸其主從智伯之請與之地以驕其志而速其

亡也

智伯請地於韓康子康子欲弗與段規曰不如與之被拒於得地必請於他人他人不與必向之以兵然則我得免於患而待事變矣康子乃與之智伯悅又求地於魏桓子桓子以無故欲弗與任章曰無故索地諸大夫

必懼吾與之地智伯必驕彼驕而輕敵此懼而相親智氏之命必不長矣桓子亦與之請規章作陪客

郤

疵之事智伯亦未嘗以國士待之也而

疵能察韓魏之情以諫智伯雖不用其言以至滅亡而疵之智謀忠告已無愧

於心也

智伯帥韓魏之兵圍趙城而灌之郤疵謂智伯曰夫從韓魏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韓魏必反矣智伯不聽襄子陰與韓魏約夜使人殺守陴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遂滅智氏又請郤疵作陪客兩段先就

他人翻駁國士二字而豫讓可見

讓既自謂智伯待以國士矣國士濟國之士也

注一句起下正論

當伯請地

無厭之日縱欲荒暴之時為讓者正宜陳力就列諄諄然而告之曰諸侯大夫各安分地無相侵奪古之制也今無故而取地於人人不與而吾之忿心必生